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六

弱五

大鑑下第十五世

兜率悅禪師法嗣十二人

兜率慧照禪師

丞相張商英居士已見錄

弱五

楊岐子圓禪師

投子道勝禪師

慈雲明鑑禪師

兜率慧宣禪師

羅漢慧宣禪師

廣惠守真禪師

福州智宣和尚

清溪智宣和尚

福州禪林和尚已見錄

泐潭準禪師法嗣五人

雲岩天游禪師

三角智堯禪師已見錄

興化宗選禪師

光孝智端禪師

李彭商老居士已見錄

曲尺繼昌禪師法嗣三人

曲尺慧照禪師

大隨元信禪師

淨光了威禪師已見錄

法雲杲禪師法嗣三人

洞山辯禪師

慧海儀禪師

西蜀鸞法師已見錄

華樂英禪師法嗣一人

棲賢道寧禪師已見錄

文殊能禪師法嗣一人

天寧瓊禪師已見錄

法輪添禪師法嗣二人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册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靈聖德宗禪師

鳳棲潤禪師已上二人

谷隱靜顯禪師法嗣四人

石門政禪師

白水宗月禪師

興陽浩禪師

谷隱闇禪師已上二人

龜山津禪師法嗣二人

普照齊禪師

嶽麓祖曇禪師已上二人

仰山簡禪師法嗣二人

仰山普禪師

天寧慈禪師已上二人

昭覺純白禪師法嗣四人

信相宗顯禪師見缺一人鐵像嵩禪師

成都安象禪師

龍湏懷宗禪師已上三人

廣利易禪師法嗣一人

龍興順禪師

馬祖儼菴主法嗣一人

資教希則禪師

大滿臻禪師法嗣五人

中巖蘊能禪師

雲頂宗印禪師已上二人

乾元希式禪師

靈峰了真禪師

第五

天真法空禪師

已上三人

薦福英禪師法嗣五人

等覺普明禪師見缺一人妙果德圓禪師

鶴林智璘禪師

密嚴善忠禪師

已上四人

泐潭乾禪師法嗣一十八人



龍牙宗密禪師
圓通道吳禪師
天童普交禪師
東禪從密禪師
勝因成靜禪師
二靈知和菴主
興化可都禪師
道吾楚芳禪師已上人
雪峯有需禪師
資福郁禪師
景德良玉禪師
薦福真禪師
開福德筠禪師
南同照禪師
雲居如山禪師
石霜楚蟾禪師
木平覺澄禪師
資福省悟禪師已上人
開先瑛禪師法嗣一十六人
大為海評禪師
慈氏瑞仙禪師已上人
道林法照禪師
七孝文環禪師

游地汝英禪師
三植灌冲禪師
寶蓋用興禪師
天寧宗順禪師
靈山慧浩禪師
淨土希禪師
黃檗道欽禪師
九仙次岸禪師
正法無照禪師
廬山智通禪師
龍牙宗密禪師已上人
德山教絕禪師已上人
圓通僊禪師法嗣四人
淨光了威禪師
明招文慧禪師已上人
祥符立禪師
浮山法真禪師已上人
慧力昌禪師法嗣四人
慧力洞源禪師已上人
樞勝常極禪師
慧燈擇英禪師
雲溪文慶禪師已上人

堯率悅禪師法嗣

隆興府堯率慧照禪師南安郭氏子上堂龍
安山下道路縱橫堯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
天上不是人間到者安心全忘諸念善行者
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烟蘿
誰管坐消巖月既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
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岩前石打破下方遮
日雲上堂舉拂子曰端午龍安亦鼓撓青山
雲裏得逍遙飢食渴飲無窮樂誰愛爭先奪
錦標却向乾地上划舡高山頭起浪明推玉
鼓暗展鉄旗一盞菖蒲茶數箇沙糖粽且移
取北鬱單越來與南閻浮提聞額看擊禪床

下座上堂堯率都無伎倆也數諸方榜樣五
日一度陸堂起動許多龍象禪道佛法又無
到此將何供養須知達磨西來分付一條拄
杖乃拈起曰所以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
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且道那箇
是賓句那箇是主句若斷得去即途中受用
若斷不得且世諦流布乃拋下拄杖
撫州府疎山了常禪師僧問如何是疎山爲
人底句師曰懷中至尺未輕擲袖裏金推劈
面來上堂等閒放下佛手掩不住特地收來
大地絕纖埃向君道莫疑猜處處頭頭見善
財鍬下分明如得旨無限勞生眼自開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
舉入京道由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
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腴乃曰秀
才未娶當以女奉灑掃公譴辭再三向曰此
行若不了當吾亦不爽前約後果及第乃娶
之初任主簿目入僧寺見藏經梵夾金字齊
整乃怫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如胡人之教人
第五
所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
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
前意白之正以著無佛論向應穀曰既是無
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
遂已之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曰

此何書也同列曰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開
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嘆曰胡
人之語亦能爾耶問此經幾卷曰三卷乃借
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
向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公悚然異
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元祐六年為
江西漕首謁照覺禪師覺詰其所見處與
已符合乃印可覺曰吾有得法弟子亦可與
語公後因按部過分寧諸禪迂之公到先致
敬至溪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堯率悅禪師悅
為人短小公曾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
曰聞公善文章悅大哭曰運使失却一隻眼

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王溪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聲曰五里公是夜乃至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持取乃說與首座口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涼雖痛剜若肯回頭

月五

五

則吾門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甯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其略曰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透遼天意識其不甯東林也公與悅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

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巖獨脚頌德山拓鋒話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邪祇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邪是無邪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寂鍾沉拓鋒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賊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恭禪祇為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

知隨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
皆如雞居聲色牢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
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
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
頭作尾指實爲虛轉身魔界轉脚邪途了無
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伺
察有十頌叙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元祐
八年八月也公一日謂大慧曰余閱雪竇拈
古至百大弄叅馬祖因緣曰大冶精金應無
變色後卷嘆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
遂作一頌曰馬祖一喝大雄峯深入觸體三
日聲黃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

平棹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
得大機杼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
聾師已曉銀背祇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
斗到此方知普化頭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
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窟來必辯優劣武
爲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真淨死心
第五
合公曰何謂也大慧舉真淨頌曰情步步
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
那吒眼開黃蘗面死心拈曰雲巖要問雪竇
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什麼却三日耳
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
蓋代功公拈几曰不因公語爭見真淨死心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川庵若非二六老雞願雪竇馬師公於宣
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
俄取枕擲門牕上聲如雷震衆視之已薨矣
公有頌古行于世茲不復錄

泐潭準禪師法嗣

隆興府靈巖典牛天游禪師成都鄭氏子初
試郡庠後往梓州試二處皆與貢籍師不敢
承胤名出閑適會山谷道人西還因見其風
骨不凡議論超卓乃同舟而下竟往廬山按
師剃髮不改舊名首叅死心不契遂依湛堂
於泐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
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

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峯示衆曰舉一不得舉
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領悟出世
雲蓋次遷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
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
見之甚擊節後退雲巖過廬山棲賢主翁意
不欲納乃曰老老六六正是質庫中典牛也

弱五

七

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抵
緣債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
這一頭因菴于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塗
毒見之已九十三矣上堂卓拄杖曰久雨不
晴剗金烏飛在鍾樓角又卓一下曰猶在殼
後卓曰一任衲僧名邈上堂爲祖一喝百丈

蹉過臨濟小所兒向糞掃推頭拾得一隻破
草鞋胡喝亂喝師震聲喝曰喫作胡喝亂喝
得麼上堂象骨親能已盡玄沙斫脚伎亦
窮還知麼火星入袴口事出急家門上堂三
百五百銅頭鐵額木笛橫吹誰能拍時有僧
出師曰是賊過後張弓上堂寶峰有一訣對
衆分明說昨夜三更前烏龜吞却鼈冬至令
節上堂啓運推移日南長至布棍不洗無來
換替大小玉泉無風浪起雲巖路見不平直
下一鎚粉碎遂高聲曰看脚下上堂舉梁山
曰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
然雖與麼未當宗乘後來琅琊和尚道梁山

好一片真金將作頑鐵賣却琅琊則不然南
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從教
天下敗剝師拈曰一人能舒不能卷一人能
卷不能舒雲巖門下一任南來北來且恁麼
過驀然洗面摸著鼻頭却來與你三十上堂
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其說作麼生是
真說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若信不及雲巖與
汝道破萬人齊拍起一鴈落寒空病起上堂
舉馬大師日面佛月面佛後來東山演和尚
頌曰髻鬟女子盡蛾眉鏡臺前語似澁白
說玉顏難比並却來架上著羅衣師曰東山
老翁滿口讚嘆則故是點檢將來未免有卿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情在雲巖又止不然打殺黃鸝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夢不得到遼西

潭州三角智先禪師上堂捏土定千鈞秤頭不立蠅箇中此子事走殺嶺南能還有薦得底麼直饒薦得也是第二月

法雲杲禪師法嗣

第五

隨州洞山辯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鑽天鷄子遠天鵲不度火不度水不度爐離弦箭發沒回途直饒會得十分去笑倒西來碧眼胡

東京慧海儀禪師上堂無相如來示現身破魔兵衆絕纖塵七星斜映風生動四海還歸

舊主人諸仁者大迦葉雪山會上見佛拈花投機微笑須菩提聞佛說法深解義趣涕淚悲泣且道笑者是哭者是不見道萬派橫流總向東超然八面自玲瓏萬人膽破沙場上一箭雙鵰落碧空上堂舉瀉山坐次仰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瀉曰一粥一飯仰曰前面有人不肖又作麼生瀉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瀉曰逢人不得錯舉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嚴而不威恭而無禮橫按拄杖豎起拳頭看祇恁麼却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要諸人共知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因魚止滌病鳥

棲廬遠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西蜀聖法師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
問照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
論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照曰祇如昨日雨
今日晴是甚麼法中叔師憮然照舉簾和子
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
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叔照曰第二十四
時分不相應法中叔師恍悟即禮謝後歸蜀
居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混名相而衆多引去
遂說偈罷講曰衆貴華芳獨貴松青青顏色
不如紅筭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中
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慕復命演法笑荅偈

弱五

九

曰遁跡隱高峰高峰又不容不如歸錦里依
舊賣青松衆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之
文殊能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受請日上堂曰作家撈
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爲甚麼從東過西自
代曰後五日看
昭覺純白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宗顯正覺禪師潼川王氏子少
爲進士有聲嘗置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
見水泠然盈室歛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
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
衆咨參覺一日問師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

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浙晚見五祖演和尚於海會出問未知開掖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即不問如何是開掖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云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祇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爲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曰然直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祇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

於興化祖問師記得曾在郡裏相見來師曰全火抵候祖頓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云我曾問遠和尚遠曰貓有軟血之功常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羽五父祖鍾愛之後辭西歸爲小衆後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樺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尚無恙師再侍之名聲藉著遂出住長松遷保福信相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橫不得如何是這圈橫師曰井欄唇上堂舉仰山問中邑

如何是佛性義邑曰我與你說箇譬喻汝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六窓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往往獼猴即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仰乃禮拜適蒙和尚指示其有箇疑處邑曰你有甚麼疑仰曰祇如內獼猴睡時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作麼生邑下禪床執仰山手曰徃徃與你相見了師曰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箇譬喻中邑大似箇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賊便下座

大瀉瑯瑯師法嗣

眉州中巖慧目菴能禪師本郡呂氏子年二十於村落一富室爲校書偶遊山寺見禪無閑之似有得即裂冠圓具一鉢遊方首參寶勝澄甫禪師所趣頗異至荆湘謁永安喜真如詰德山仍五繪造詣益高迨抵大瀉瀉問上

十二

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在師曰牙爪已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床一匝爲曰不是這箇道理師趨出一日瀉爲衆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得劍麼僧堅起拳瀉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用不盡為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師亦豎起拳為曰也祇是菜刀子師曰殺得人即休遂近前攔臂築之為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罵庵於舊址應四衆之請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師既無迷悟了箇甚麼咄上堂舉雪峯一日普請般柴中路見一僧遂擲下一段柴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後來真如詰道一大藏教不說這箇據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僧則不然豎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奉行室中問崇真龜頭如何是你空

初已前父母真領悟曰和尚且低聲遂獻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飢饉大海中住儘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師為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奕碁次黃問數局之中無一局同千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著師提起碁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棧前十九路迷殺幾多人師住持三十餘年凡說法不許錄其語臨終書偈趺坐而化聞維時暴風忽起煙所至處皆雨設利道俗斷其地皆得之心舌不壞塔于本山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上堂古者道識得堯子周匝有餘又道識得堯子天地懸珠

山僧總不恁麼識得堯子是甚麼閑家具一
日普說罷師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偈乃
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鬧八十七卷老漢獨弄
誰少誰多一撥作夢歸去來芳梅梢雪重言
訖下座倚杖而逝
饒州薦福英輝師法嗣

揚五

十二

臨終

福州等覺普明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桂罷師
良久普視大眾曰奇哉妙哉是諸人還於此
觀得麼若實於此觀得盡十方世界更無微
毫許法可與爲見爲聞亦無纖芥許法可與
爲對爲待可謂露裸裸赤灑灑若觀不得定
是根塵結縛未解凡聖情量不脫終日只在

是非得失裏轉倒有什麼用處衆中莫有超
然獨脫灑落底衲僧麼無妨出來與你證明
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風清月白僧
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灰頭土面僧云
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海晏河清僧云如
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水泄不通問如何是
賓中賓師曰伶俐更替辛僧云如何是賓中
主師曰問處甚分明僧云如何是主中賓師
曰垂手入紅塵僧云如何是主中主師曰賓
劍當肩僧云賓主已露師指示向上宗乘事
若何師曰且特別時來乃曰休休直饒問若
聯珠答如瓶瀉於道遠之遠矣何謂也若論

此事一大藏教更不能詮三世諸佛唯是自
得輝今耀古忘見絕知彌滿十虛定有方所
祇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於日用間不能自
覺所以勞他先德迴首塵勞開方便門示真
實相方便門已八字打開了也還有入得底
麼若向這裏入得便能持實相印建大法幢

弱五

十三

出沒縱橫卷舒自在直饒到此猶落建化門
庭未爲衲僧徑要一路作麼生是徑要一路良
久曰肯重不得全卸却方爲妙珍重

泐潭乾禪師法嗣

潭州龍牙宗密禪師豫章人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莫寐語問如何是一切法師曰早落第

二上堂大衆集師曰已是團圓不勞雕琢歸
堂喫茶上堂休把庭華類此身庭花落後更
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
江州圓通道旻圓機禪師世稱古佛興化蔡
氏子母夢吞摩尼寶珠有孕生五歲足不履
口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
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異之及官學大梁依
景德寺德祥出家試經得度徧往叅激皆染
指觀鴻山詰禪師最久晚慕泐潭往謁潭見
默器之師陳歷叅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
拈華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潭
以拄杖架肩長嘯曰會麼師擬對潭便打有

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師亦擬對潭遂喝於是頽明大法作拈華勢乃曰這回瞞是上座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即禮拜潭首肯後開法灌溪次居圓通以待道濟禪師之記學者僞臻朝廷聞其道會宰臣復爲之請錫以命服與圓機號上堂諸佛出世無法與人祇是抽釘拔楔除疑斷惑學道之士不可自護若有一疑如芥子許是汝真善知識喝一喝曰是甚麼切莫刺腦入膠盆

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爲自懺邪爲他懺邪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繞踵門潭即呵之師擬問潭即曳杖逐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繩床執師手曰汝會佛法邪師便喝復拓開潭大笑於是名聞四馳學者宗仰後歸桑梓留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虛席郡僚命師開法恐其道預遺吏候于道故不得辭受請日上堂曰咄我黃面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過殺人莫有知心底爲我免

得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便下座師凡見新必叱曰柳栗未播時爲汝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栢樹子靈雲見桃花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閒唇吻與你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偈脫然示寂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壽七十七臘五十八
福州東禪祖鑑從密禪師汀州人也上堂開口不是禪合口不是道踏步擬進前全身落荒草

楚火騰因戲魚咸靜禪師本郡高氏子上堂遊徧天下當知寸步不曾移歷盡門庭家家竈底少煙不得所以肩筇屨乘興而行掣釣沉絲任性而住不爲故鄉田地好因緣熟處便爲家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曾計較不離舊時科段一回舉著一回新明眼底瞥地馬五
便回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目良久曰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鍾聲下界聞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舉世尊在摩竭陀國爲衆說法是時將欲白夏乃謂阿難曰諸大弟子人天四衆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因沙曰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十五

之時汝代為我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
言訖掩室而坐師曰釋迦老子初成佛
道之時大都事不獲已纔方成箇保社便生
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見將釘釘却室門教
他一生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遮相做
教不見道若不傳法度衆生是不名為報恩
者擊拂子下座後晦處漣漪之天寧示微疾
書偈曰弄罷影戲七十一載更問如何回來
別賽置筆而逝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蘊臺玉峯張氏子兒
時嘗習坐岳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冥目
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潭見乃

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
作佛驀領旨即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
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不
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辯禪師
辯尤器重元持問抵雪竇之中峯栖雲兩庵
逾二十年嘗有偈曰竹筴二三升野水松窓
五七片開雲道人活計祇如此留與人問作
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僧至禮拜師曰
近離甚處曰天童師曰太白峯高多少僧以
手砢顙作望勢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却請庵
主道師却作砢顙勢僧擬議師便打師初偕
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

峯絕頂目視霄漢爲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
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爽盟至則
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誘師出山二靈三
十年間居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右一日威於
人以偈遺之宣和七年四月十二日趺坐而
逝正言陳公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跡甚詳仍

第五

十六

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廬州西天王興化可都禪師僧問祖意西來
即不問爲人一句請師宣師曰片雲歸後洞
隻鶴舞清虛僧云與麼則興化得人群生有
賴也師曰鳥咏古林木山橫今日雲師乃曰
如來大法諸佛妙道真源湛寂了無生滅設

使千聖出來亦乃難尋縫罅興雲吐霧普徧
河沙縱橫有準妙應無疑把定放行卷舒自
得起人天眼目擴佛祖心源諸法見前更無
欠少所謂人人具足箇箇圓成不用纖毫心
力自然壁立千仞良久喝一喝

潭州道吾楚方禪師僧問昔日道吾云生也

不道死也不道和尚今日爲什麼却道師曰
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僧云真箇泐渾無異水
清風宛爾不同常師曰伶俐衲僧點一知二
乃曰諸人十二時中不要錯用心好頭上是
天脚下是地朝明夕晦水綠山青物像分明
亘古亘今若也恁麼承當去早是無事起事

那更言中求玄句裏尋妙正是埋沒自己不
如歸堂契去

開先瑛禪師法嗣

潭州大為海評禪師上堂曰燈籠上作舞露
柱裏藏身深沙神惡發崑崙奴生喚喝一喝
曰一句合頭語萬劫隨迷津

第五

十七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本郡人年二十去家
以試經披削習毗尼因觀戒性如虛空持者
為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
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
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
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即省曰因緣所生空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
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
所及棄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
師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師曰秦
望峰高鑑湖水闊鑑曰秦望峰與你自己是
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
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有鑑便打
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
中嘗問僧三箇繫腕兩隻脚日行萬里趣不
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掛的諸人
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通

圓通
傳燈
禪師
法嗣

第一九六冊

温州淨光了威佛日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一宿二宿程千山萬山月曰意
旨如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向上更
有事也無師曰人心難滿溪壑易填問時節
因緣即不問惠超佛話事如何師曰波斯磨
弓面轉黑曰意旨如何師曰穿過爛屨笑未
休曰學人好好借問師曰黃泉無邸店今夜
宿誰家
婺州明招文慧禪師僧問百尺竿頭如何進
步師曰南天台北五臺僧云處處逢歸路時
時達本源師曰對面若無青山白雲相識猶
如不相識僧云爭奈學人有轉身一路師曰

切忌喪身失命師乃良久曰便與麼散去早
自落七落八了也俯爲初機不免重宣話會
今朝五月五爲汝等諸人舉箇父母未生底
句光明烜赫耀乾坤且是無今亦無古三世
諸佛強詮量六代祖師徒指注殿上迦葉謾
擎拳門外金剛眉卓堅師拊掌呵呵大笑曰
笑箇什麼第五笑燈籠入露柱
慧力可昌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洞源禪師上堂曰佛祖不立兩
落街頭自濕几聖何依晴乾自是無涯方知
頭頭皆是道法法本圓成休說趙州七斤衫
曹溪一滴水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底紅

壓起唱一喝是何道理叅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六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